

船山遺書

第八函
函五冊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唐穆宗

元和十四年李師道授首平盧平其明年王承宗死承元歸命請別除帥成德平
又明年劉總盡納其土地士馬送遣部將於京師爲僧以去盧龍平田弘正徙鎮
成德張弘靖出帥盧龍自肅代以來河北割據跋扈之風消盡無餘唐於斯時可
謂曠世澄清之會矣乃未三載而朱克融囚張弘靖以起王庭湊殺田弘正以據
成德亂更酷於前代終唐之世訖不能平穆宗荒宴以忘天下而君非君崔植杜
元穎闇淺不知遠略而相非相張弘靖驕貴不接政事而帥非帥求以救寧天下
也誠不可得雖然亦何至如此之亟哉田弘正之輸忱於王室非忠貞之果摯也
畏衆之不服而倚朝廷以自固也劉悟之殺李師道師道欲殺悟而悟先發制之
也王承元之斬李寂等而移鎮義成懲師道之死而懼也劉總之棄官以去見淄
青魏博之瓦解黨援旣孤而抱弑父與兄之巨慝不自保也是憲宗之世河北之

漸嚮於平者皆其帥之私心違衆以逃內叛外孤之害而非其偏裨士卒之所願欲則暫見爲定而實則墮滔天之水以數尺之堤耳王遂一入沂州而王弁卽反王承元欲去趙而諸將號哭撫斯勢也雖英君哲相不可以旦暮戢其凶頑豈徒駕馭之非人以激成倉卒之禍乎嗚呼天地有遷流之運風俗有難反之機非大有爲者化行海寓若舜之分北三苗而洞庭彭蠡之狂波永息則必待天地之有悔心而正人之氣倍勝於邪慝以力爭其勝豈易言哉河北者自黃帝誅蚩尤以來堯舜禹敷文教以薰陶之遂爲諸夏之冠冕垂之數千年而遺風泯矣永嘉之亂司馬氏不能撫有委之羯胡者百餘年至唐而稍戢乃未久而玄宗失御進軋犖山之凶狡使爲牧帥淫威以脅之私恩以啗之披堅執銳競彊爭勝以習之怒馬重裘割生飲湏以改易其嗜欲而熒眩其耳目於是乎人之不獸也無幾故田承嗣薛嵩李寶臣之流非有雄武機巧之足以抗天下而唐之君臣目睨之而不能動搖其毫髮非諸叛臣之能也河北之驕兵悍民氣燄已成而不可撲也師道死惡足以懲之弘正承元之順命惡足以化之其復起而樂爲盜賊必然之勢也

垂及於石敬瑭而引契丹以入欣奉之爲君親金元相襲凶悍相師日月不耀凡數百年而數千里之區士民無清醒之氣凡背君父戴夷盜結宮闈事奄宦爭權利誇武競者皆其相尙以雄恬不知恥之習也天氣昌則可以移人人氣盛亦可以熏天胎之乳之食其食衣其衣少與之嬉長與之伍雖有和粹文雅之姿亦久而與化未甫釋而卽尋戈經方橫而遽躍馬欲滌除以更新使知有君親以效順也難矣自開元以後河北人材如李太初劉器之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爾而類皆遊宦四方不思矜式其鄉里邵康節猶以南人爲相爲亂階其亦誣矣雖然無往不復之幾必將變也薛河東趙高邑魏南樂三數君子者以清剛啟正學其有開必先之兆乎非章志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洗滌其居食衣履嘖笑動止之故態而欲格其心未有勝焉者也論世者屬目而俟之久矣

貢舉者議論之叢也小人欲排異己求可攻之瑕而不得則必於此焉摘之以激天下之公怒而脅人主以必不能容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元稹佐之以擊李宗閔楊汝士長慶元年進士榜發而攻訐以逞於是朋黨爭衡國是大亂迄於唐亡

而後已近者溫體仁之逐錢謙益奪其枚卜廷訟日爭邊疆不恤以底於淪胥蓋一轍也貢舉之於天下羣人士而趨之者也不讎者皆能多其口說以動衆者也抑他日之可在位以持彈射之權公卿貪勢位矜子孫私姻亞莫此著明而其犯羣怒也爲烈故張居正之子首臚傳王錫爵之子冠省試搖羣心起議論國以不靖禍亦劇矣李德裕自以門廕起家遠嫌疑而名位亦伸既有以謝薦紳之怨怒其知貢舉榜發而有相將白日上青天之譽迨其貶竄而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之思持此以摘發姦私而快其誅鉏何求而不克乎幸而德裕之於唐功過相半也使德裕而爲溫體仁之姦唐亡於其手而衆且欣戴焉又孰懲哉夫翹舉曖昧以報夙怨者誠小人之術矣然所以致此者其情固私其事固鄙苟知義之所不許亦何爲而授人以口實乎夫以賄相援者勿論已以知交言知其人之才而有薦賢之任揚之王庭固無吝也如其不能則亦相愛以道使知命而待時耳如行能心迹他無足取僅以文筆之長乍然相賞不保衆論之諧又奚足汲汲爲之謀利達哉以子弟言其才足用也門廕有可進之資而何須貢舉旣以文就有司之

試則才而見抑自有司之過而於己何尤然而相承不舍關節公行雖才望之大臣他端不枉而於此荏苒無慙士習不端成千餘年之惡俗伊可歎也內不勝婦人孺子之嘯呢外不勝姻婭門生之洽比恤暮年之炎冷念身後之榮枯一中其隱微而情不能禁賢者不免勿問壟斷之賤丈夫矣宗閔之於壻蘇巢汝士之於弟殷士固也鄭覃行誼無大疵而庇其弟朗李紳以賢見忌而有所請託乃至裴中立以耆德元勳何患其子不與清華之選而使其子譔膺冒昧之榮尤可惜也習尚之移人特立不染者伊何人邪有之則允爲豪傑之士矣

朱克融首亂囚張弘靖而授以盧龍史憲誠脅忠孝之田布以死而授以魏博王庭湊殺推誠平賊之田弘正而授以成德唐之不足以興而迤邐以亡在此矣河北之亂始於僕固懷恩之割地以授降賊成於崔植杜元穎王播之因亂以獎叛人懷恩之姦植播元穎之陋固無足責者郭汾陽位兼中外裴中立身任安危而坐視失圖莫能匡救抑又何也夫汾陽固有不可力爭者矣前乎河北之降汾陽以朔方孤旅崛起勤王威望未能大著也清渠之敗相州之潰亦稍挫矣宦官忌

公奪其兵柄以授其偏裨一出而復東京馘朝義方且擲揄公以功不若人使公於此持異議以與懷恩相牴牾吝予降賊以節鉞旣嫌於忌懷恩而毀其方略且使懷恩蠱朔方之將士謂公壓己以紂三軍之勞績他日者懷恩叛而朔方之衆惡能戴公如父母以效於國乎公戢意以靜持之知不可挽則姑聽之而有餘地以圖他日之蕩平公之慮深而志謹國危君竄而社稷終賴以安非淺衷之所易測也若中立以元臣受專征之命而元稹魏弘簡居中掣之中立抗辨以爭而不能奪其寵任其受三叛之歸錫以方鎮非徒庇三叛也不欲公復收前日淮蔡之功名而解其兵柄也則中立豈容伸其遠慮哉三叛受封而公罷爲東京畱守不恤唐室之安危唯裴公之是圖稹之志也植元穎輩且無能爲異同況中立可自與爭得失乎用兵危事也內有攜貳之宰執而危乃滋甚使中立力爭弗與決志以進討敗者十九矣徒殺士卒虛帑藏討之不克而復封之身爲戮而國愈蹙此一往自任之淺圖而中立其肯身執其咎乎雖然君如此其昏也相如此其劣也聾者不可使聰信者不可使馴如中立者可以去乎而豈其未也中立之兼將相

也與汾陽異汾陽將而相者也其相寵之也去就不關其名節畱身於浮沈之間以爲他日社稷之寄將臣之道也中立相而將者也其將假以秉鉞爲三軍之重而固非將也畱身於浮沈之間則道以身輕而不足爲宗社生民之衛李逢吉元稹乃至無賴之鄭注皆可頡頏以爲伍身卽畱而固不足建他日補天鎮海之功多言數窮以激小人而堅護其惡豈徒無補而害且因之益滋矣元稹魏弘簡用而三叛罷征三叛割據而元稹復相沃膏救火火乃愈熾斯君子所重爲中立惜也汾陽默而唐安中立屈而唐亂時各有權道各有分人各有司故二公者地異而不可竝論者也

君子小人忽屈忽伸迭相衰王其亂也更甚於小人之盤據而不可搖何也君子體國固自有其規模小人持權亦自有其技術小人驟進深忌君子固樂翹小過而盡反其道君子復升深惡小人抑疾惡已甚而槩紕其謀夫旣執國政而行其所欲爲矣疆場之或戰或守寇盜之或勦或撫征徭之或罷或興禮制銓除之或隆或替邊臣受而行之將士部寺受而行之庶司郡邑受而行之百姓其善者固

樂從之矣。小人之裨政亦既不得已而奉行之財已費力已勞習之已成因之免
害乃忽於此焉忽於彼焉將無定略官無定守士無定習民無定從姦人緣之以
持兩端愿民因之而無準則豈特小人之病國殃民已亟矣哉君子之以搖蕩天
下之視聽而俾蹙蹙靡騁者亦不保其不導以亂也機事之洩姦弊之興窮民之
左右救過而不遑士大夫之疑殆而交相囂訟然而政不亂民不窮封疆不償國
不危亡者未之有也夫小人之能固君寵結衆心幸成勞以侈功績者亦嘗取天
下之大略而籌之有鉗制之術而下不敢違有從欲之餌而或享其利有揣摩之
機而邊外盜賊亦可相持以苟安未幾而盡易之汲汲焉唯恐其復進不循其序
而操之已蹙乃易之未久而小人果復起矣取已洩之機已亂之緒而再用之外
之必訐內之必困君子小人交受其咎非但小人之亂之也穆宗在位四年耳以
君子則裴度也李紳也韓愈也欲爲君子而不馴者李德裕也以小人則李逢吉
也元稹也牛僧孺也王播也李宗閔也庸靡不能自固而居其閒以浮沈尸大位
者崔植也杜元穎也雖無大過而不克有爲者蕭俛也鄭覃也或正或邪或才或

竊無所擇而皆執國政俄而此庸矣俄而又黜矣俄而此退矣俄而又進矣一言之忤合一事之得失搖搖靡定而宦豎與人主爭權諫官與將相爭勢任賢貳去邪疑害不可言也並其任小人者亦使小人無自固之地一謀不遂一語未終早已退而憂危求閃爍自全之術嗚呼晴雨無恆而稻麥腐於隴首蔓連雜進而血氣耗於臙中不知其時之人心國事旦改夕更以快一彼一此之志欲更乘之以藏姦民且疲於奔命邊遠盜賊得閒而乘之者奚若也唐之不卽傾覆也亦幸矣哉李林甫之姦也非楊國忠大反之而猶可不亂靖康賢姦爭勝而國以速亡極亂之國有治人有治人而益亂靖亂者自有道焉非相反之謂也

敬宗

君父之志未定姦邪之機方張嗣子幼冲或掖之以踐阼不以戴己者爲恩搖己者爲怨而過用其刑賞非德若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者不能一飯之德猶求報之貢舉之知猶終事之中人之情君子不禁可謂之私亦可謂之厚也反此者廓然大公天下一人而已叔孫昭子不賞私勞魯絕之行也抑豎牛讒賊公憤所歸雖

欲賞之而衆必爭故以此而責人主合同異泯恩怨於參大議之大臣也誠難乃以此而醢賞重罰失政理而亂國是則大臣之受之者實任其咎循天理飭王章以靖衆志非翼戴大臣之責而誰責哉翼戴者可以居功矣則異議者惡得而無罪知異議之必按是非爲功罪而非異議之卽罪則翼戴者之不可以援立爲功審矣今夫薦賢才以在位拔寒素而躋榮意甚盛也然苟爲靖共之君子則必曰吾以事君也而不敢尸其報以牟利況夫天子者天之所命也天下臣民所欲得以爲父母者也竊天之權斂臣民之志欲而曰我自立之我可以受翼戴之賞自以爲功而求天子之弗我功也不可得也自以爲功天子功之則不與其議而疑於異己者惡得而免於罪乎始之者大臣也迨其濫觴而宦官宮妾進矣援一人而立爲天子小人之奇貨也於是孫程王守澄仇士良乘隙而傲之於是而賈充傅亮因而專之於是而華歆郗慮王謐柳璨不難移人之宗社以買己之寵榮篡奪相仍皆貪功者之一念爲之也而徒以咎人主之賞私勞無大公之德哉穆宗保王守澄之逆而厚賜神策軍士敬宗聽李逢吉之譖而竄李紳其相襲以亂刑

賞非一日之故矣於是而知金日磾之不以託孤受爵卓哉其不可及已周勃居功相漢而致袁盎驕主之譖楊廷和居功受爵而貽門生天子之譴英主覺之於事後而不能慎之於當時勃與廷和自任已堅氣燄上奪其君有不能遽抑者在也識卑器小忠貞不篤以天子爲墨莊自貽凶危而害流後世三代以下無大臣究其情實一鄙夫而已矣居密勿之地與促膝之謀國本不定竭忠貞以立正議事定國安引身而去以杜絕私勞之賞則傾危之禍其尙息乎

小人之情愈趨而下小人之僞愈變而升故徵事攷言以知人於早未易易也讀遺文觀已迹以論昔人之賢姦亦未易易也古今所謂小人者導君以徵聲逐色黷貨淫刑其恆也持祿容身希旨獻諛而不敢觸犯人主乖忤宦妾其恆也生事徼功掊克興利以召天下之怨其恆也乃自元和以來至穆敬之世所爲小人者術益進而竊忠貞正大之迹以制天下而不得以爲非後世誦其奏議且將有味乎其言而想望其風采嗚呼至此而小人之姦可勝詰哉李吉甫之始執政也以推薦賢才致天下之譽上國計簿以人主知財用之難而思節省尤大臣之要術

也其他則媚疾導諛心違其言不可勝道矣元稹李宗閔起而對策詰吉甫之姦推輿援之託堂堂侃侃罷黜不以爲憂充斯志也何有於崔潭峻魏弘簡王守澄之刑餘又何有於李逢吉王播之貪鄙言之也不忤尤不懼也一旦改面而事倂倖以傍趨有倍蓰於吉甫諸人之爲者觀其始進覽其遺文亦惡知其滅裂之至於此哉若夫劉栖楚者則尤異矣敬宗晏朝百官幾至僵仆栖楚危言以諫至於以首觸地流血被面而不退迹其風采均等朱雲固李渤之所不逮也王播賂王守澄求領鹽鐵復與獨孤朗等延英抗論尤不畏彊禦鉏姦衛國之丰標也而栖楚之爲栖楚何如邪姦諂之尤而冒剛方之迹有如此夫然其所建白猶一時一事以氣矜勝耳至於牛僧孺而所託愈難測矣韓弘薦賄中外咸食其餌而僧孺拒之其律已也君子之守也悉怛謀據地以降李德裕力請受納而僧孺堅持信義其持議也君子之正也則且許以果爲君子而與於帝王之文德以無忝於大臣固無多讓而僧孺之爲僧孺又何如邪結李宗閔爲死黨傾異已壞國事姑自成削以建門庭而讎其險毒又如此夫穆敬二帝雖曰淫昏而是非之心未能全

泯故此諸姦者亢厲自飾而揣無誅殛之憂唯是冒忠直正大之迹欺天下以自容於公論蓋自唐中葉以後韓愈氏依傍六經之說以建立標幟則非假聖賢之形似不足以鼓吹後起之人才爲之羽翼因時所尙憑其浮動之氣小辨之才而栖楚且爲忠讜之領袖僧孺且爲道義之儀型小人之竊也至於此而窮工極變上欺人主下欺士民延及後世猶使儒者史臣以周公不享越裳春秋不登叛人之義濫許僧孺而栖楚叩頭流血之姦無有能摘發之者嗚呼小人之惡滔天尙誰與懲之哉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之仁正其不仁之甚者辨者不可不審也

文宗

唐自元和以後國之無人久矣王守澄陳弘志推刃天子無有敢斥言之者縱橫兩代至文宗之季年而後以他罪誅之則劉克明何憚而不滅燭以弑少年之子邪克明滔天之罪發之者王守澄等四宦豎也斬之者神策飛龍宦豎所將之兵也路隋以學士而爲逆賊草制韋處厚俛仰而推討賊之功於江王如是尙可

謂唐之有人乎孫明復之治春秋曰稱國以弑者國之人皆不赦也胡氏譏其已酷非也所謂國之人者非下逮於庶人亦其當國之臣允膺在宮在官之辟者也然則憲敬二君之弑唐之大臣所可道不赦之誅者誰也韓弘張弘靖李逢吉王播皇甫鎛韋處厚賢不肖無得而免焉而李絳裴度忠貞爲衆望所歸亦何面目立新主之廷焉當其時宦豎之勢張矣然未至如漢末諸奄斬艾忠良空天下之羣而無遺也且未如肅代之世程元振魚朝恩殺來瑱如圈豚奪郭子儀之權位如奪嬰兒之弄具也劉蕡一攄其忠憤抗言不忌雖不擢第而抑無蔡邕髡鉗張儉亡命之禍則唐室諸臣亦何憚而不孤鳴其公憤嗚呼國之無人至於此極而抑何以致此哉國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於自相朋比操進退升沈於同類之盈虛而天子特爲其酬恩報怨假手以快志之人所謂正人者唯以異己相傾之徒爲雌雄不並立之敵其邪者則以持法相抑之士爲生死不戴天之仇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志非左右持權之宦豎莫能助己以快其欲藉令當憲宗之弑而建討賊之旌則豈徒弘志哉守澄其渠帥也匪徒守澄郭后其內賊也匪

徒郭后穆宗其戎首也推究至極不容中已而守澄尸威福之柄兩立於邪正之交以持衡而顛倒之郭后挾國母之尊穆宗固世適之重天位既登動搖不可則發義問者此黨之人而彼黨卽乘瑕而進功墮名敗身不保而禍延同類於是素有忠直之望者亦惴惴然惜門戶以圖伸而依附之士咸齧指捫舌以相勸止低回一起慷慨全消方且尊太后肆大赦以揜其惡而飾之因循安位以求遂其汲引同彙拒絕異己之情爲君子者固曰吾以是爲善類地也而況匪人之比哉宦豎乃以知外庭之情志視君父之死如越人之肥瘠閉戶自保而以不與爲安敬宗雖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淫一失其意而刃割其胸何不可使路隋韋處厚泚筆弄舌以文其大惡乎嗚呼盈廷若是而按孫氏春秋之法非誣也李絳裴度雖云賢者其能逃於法外哉李長源歸臥衡山而李輔國不敢竟其惡郭汾陽罷兵閒處而魚朝恩不敢肆其毒君子不浮沈於爵祿權勢之中亂臣賊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元和以降所號爲大臣者皆荏苒於不進不退之交而白刃兩加於天子之脰唐之無人厥有由矣文宗進李訓鄭注而謀誅內賊非盡不明也人皆知

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無可託也

朋黨興而人心國是如亂絲之不可理將孰從而正之哉邪正無定從離合無恆勢欲爲伸其是詘其非畫一是非以正人之趨嚮智弗能知勇弗能斷故文宗曰除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亦非盡暗弱之說也李宗閔牛僧孺攻李吉甫正也李德裕修其父之怨而與相排擯私也乃宗閔與元稹落拓江湖而投附宦官以進則邪移於宗閔稹而德裕晚節功施赫然視二子者有薰蕕之異矣李逢吉之惡夫人而惡之德裕不與協比正也而忽引所深惡之牛僧孺於端揆以抑逢吉而睦於僧孺無定情矣德裕惡宗閔訐貢舉之私以抑之累及裴度度不以爲嫌而力薦德裕入相度之公也李宗閔與度均爲被訐之人乃背度而相傾陷其端不可詰矣宗閔與稹始皆以直言進旣皆與正人忤而一爭進取則稹合於德裕以沮宗閔兩俱邪而情固不可測矣楊汝士之汙濁固已德裕以私怨蔓延而訐之使貶俾與裴度李紳同條受謗汝士之爲貞邪不決矣白居易故爲度客而以浮華與元稹爲膠漆之交稹之傾度居易不免焉而德裕亟引其從弟敏中抑又